

目 录

自序：泱泱齐风	1
第一章 捷足先登	1
第二章 桓管论霸	57
第三章 山海之业	135
第四章 霸业初试	218
第五章 老马识途	286
第六章 迁邢存卫	365
第七章 召陵之师	436
第八章 葵丘会盟	483

自 序

泱泱齐风

一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，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是人类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，当时的希腊、中国、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，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，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。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争霸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，也是中国文化百家争鸣、思辨融汇的鼎盛期，是中华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。而齐鲁文化则是“轴心时代”的重要中心。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在《夷夏东西说》中提出，从春秋到王莽时，中国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，这一个重心，便是齐鲁。

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璀璨夺目。诸子百家多出齐鲁，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管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大家就生活于齐鲁，而稷下学宫更是汇聚百家，自由交融，引领天下思想学术。尤其是在列国强调君权，对学术进行实用性选择，合则扬，不合则弃、则斥的环境中，齐国不但允许诸子百家传道授业，著书立说，百家争鸣，畅所欲言，而且提供优厚的待遇，兼收并蓄、开放包容达到顶峰，为催生中华文明

的“轴心时代”提供了一个襁褓。

二

周王朝初年，实行封邦建国，以屏藩王畿，形成了诸侯林立的局面。齐国是周朝功臣太公望的封国，最初不过是数百里的方国，而且立国条件也不好，地多盐碱，少五谷而人民寡。然而，经太公一世，齐国便成为“冠带衣履天下”的经济大国，人民多来归。后世吴札赞叹说，“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！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，国未可量也！”经过后世几十代君主的经营，齐国终成春秋五霸之首、战国七雄之一，成为当时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诸侯国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赞说：“洋洋哉，固大国之风也！”

本是地狭人稀、贫穷落后的齐国，春秋时期已经是粟如山丘，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善蹴鞠，国都临淄则车毂击、人肩摩，就是到了西汉初年，曾经的齐都临淄，依然市租千金，巨于长安。齐国曾经是一个经济富足之国。立国之初的百里齐国，几经拓疆，战国时期西北已经越过今河北沧州而到天津，西南越过鄆城而至河南濮阳一带，南至日照，东至大海，与西秦、南楚成鼎足之势，不愧为一个疆域大国。齐地属东夷，向有尚武之风，到了战国中期，《史记》记载：“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……齐之强，天下莫能当。”齐国，曾经是称雄天下的军事强国。

然而，曾经如此国力强盛、文化璀璨的齐国，却与统一天下失之交臂，完成天下更始大业的，偏偏是被后世诟病极深的暴烈秦国！齐国兴盛的经验和没落的教训同样深刻，值得思索和总结。

三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的一位同事调走前赠给我一本宣兆琦、杨宏伟主编的《齐国史话》，专业而又可读。我的家乡先属鲁后归齐，我对齐国和齐文化天然亲切。这本书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，读了好多遍，而且诱发了我对齐文化的浓厚兴趣，陆陆续续购买了十几本齐文化方面的书籍，比如《齐国社会生活史》《齐国政治史》《齐国人物志》《齐国史料编年考辨》《齐文化通论》等。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将来能创作一部关于齐国的小说。算起来，这个愿望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！

几年前有一次见到齐鲁书社的王路社长时，他问我创作情况。

我当时已完成近代名臣系列历史小说，正在创作近代商人系列。近代太窝囊，我写过的人物，无论曾经做过多大的探索和努力，大都以悲剧结局。倾巢之下岂有完卵，中国近代国家民族受辱蒙尘，个人能好到哪里去！

我说：“都是大变局时代，但春秋战国时期就豪壮多了，大开大合，大起大落，大忠大奸，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，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，真正是群星璀璨。尤其是齐国，更为耀眼呢！”

“对，你应该写一个系列，把齐国的历史讲清楚，”王路社长十分激动，建议说，“书名就叫‘大齐’。”

我顺口应和说：“好，我就写写《大齐》。”

我只是顺口说说。因为对齐文化虽早有涉猎，但离创作小说的条件相差甚远。过了没多久，接到王路社长的电话，让我拿一个《大齐》的创作计划，社里要作为重点选题研究。我这才知道他是当真了。大话已经说出，我只好重新检阅齐国的资料，拿出了系列小说的大体计划：拟创作四部，第一部《会盟天下》，描述面对周室式微、天下失序的大变局，齐桓公、管仲敢于担当，创建春秋首霸的功业；第二部《稷下学

宫》，描述稷下学宫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，为孕育中华文明多元化、包容性而做出的突出贡献；第三部《失国复疆》，描述齐国几乎被燕灭国而又复活的故事，重点突出齐文化的坚韧、顽强；第四部《河海汇流》，描述泱泱齐国与统一擦肩而过，并入大秦的结局，重点表达仅有经济壮大不是真正的强大，必须葆有奋争精神和铁血脊梁，同时表明，齐国虽灭，但齐文化并未消失，而是融于中华文明之中。

王路社长办事真是太雷厉风行了。不久他告诉我，已经与齐文化博物院的马国庆院长联系，随时可以到淄博去参观考察。几天后成行，同行的还有齐鲁书社的许允龙主任，王路社长说，允龙是我这套书的责任编辑。

到了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齐文化博物院，见到了马国庆院长。他是齐文化的专家，又是作家，创作有长篇小说《神鞠》。他一再告诫，不要创作成猎奇的作品，一定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，把齐文化在今天仍然闪光的价值点真正挖掘展现出来，让历史观照现实。这也正是我的努力方向。我们越谈越投机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又提了几个历史细节问题，他很轻易地给出了答案。有马院长这样的专家随时请教，创作中遇到问题不难解决！我因此信心大增。接下来的两天，我们参观了齐文化博物院、管仲纪念馆、中国古车博物馆，还有正在发掘的稷下学宫遗址。临别时，马院长还赠送了管子、稷下学宫的相关资料。此行收获极大，两天下来，我已经涌起立即创作的冲动。

四

我着手创作准备。

第一步当然是筹备资料。原有的齐国史料远远不够，写齐国，必须是放在先秦大背景下来考察。《史记》《国语》《左传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

《战国策》《考工记》《春秋列国地理图志》《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》《商周彝器通考》等，这属于全面背景类资料，是必备的。与齐国直接相关的资料以及齐桓公、管仲、鲁庄公的专门研究资料，我又紧急购买了一大批。

我创作历史小说，先用望远镜：就是先了解大的背景和人物重大事件，明白大的历史脉络，有几个起伏和关键，功夫应该下在哪里。具体创作过程中，更多的要用显微镜：大量的历史细节、生活细节、社会细节、情感细节、思想细节，不能凭空臆想，需要大量资料的支撑。这时候，更多的是进行专题性的资料挖掘。从A找到B，又从B找到C，超星数字图书馆、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、知网以及最新的文心一言等工具，给寻找资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总会给我意外惊喜。

齐国以盐铁之利富甲天下。而冶铁发明于何地，至今尚未有定论，但至少春秋初期已经发明，学界大都认可。当年筹建中国莱芜钢铁博物馆，我是材料组成员之一，曾经阅读了大量冶铁资料。淄博市曾经组织专家论证，冶铁发源地就在淄博的铁山。铁山和冶铁的发明过程，成为我创作的一个重点。我搜集到了铁山的考古资料，参阅了中国冶铁资料，塑造了一个执着、刚直而又略带偏执性格的冶工吕冶子角色。早期冶铁炉、冶铁燃料、鼓风技术等细节，更是耗费了大量心血。

这种专业性资料，我参考的多是高校学者的专著、博士生的毕业论文，而文学作品则坚决不看。

五

当然，下功夫最多的还是对霸业的理解和展现。

霸者，伯也，诸侯之长也。如老父年迈，兄长主其事。而我在写这

部书前，所理解的霸业，一直是以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仗势横行。实在是惭愧。

齐桓公、管仲所处的时代，的确需要诸侯之长。周平王东迁洛邑后，周室式微，礼崩乐坏。诸侯强并弱，大欺小，天下混乱，而人民思安。许多有志之士、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。管仲是其中之一。他的幸运在于，遇到了胸襟似海的齐桓公，弃一箭之仇，拜为仲父，立为位高权重的相国。

管仲的志向，不是仅做位高权重的齐相，而是要辅佐齐桓公创建霸业，否则，他宁愿弃相不就。管仲辅佐齐桓公，坚持王霸之始，以人为本。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通过官山海，大兴盐铁之利，使齐国富甲天下，具备了创建霸业的基础。就处理与他国的关系而言，有“为天下”的胸襟，尊王攘夷，扶危济困，以齐国之富强，补天下之不足。管仲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齐桓公，创建霸业难免要做出牺牲，有时会痛比割肉。齐国北逐山戎以救燕，迁邢存卫以继绝，不仅要付出人力，更要付出巨大的财力。许多时候，齐国财力的三分之二用于外。

桓管霸业，不仅仅是力保中原诸侯国土完整，还为华夏文明存亡继绝，孔子称赞说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

齐桓公曾与管仲一起率齐燕联军，北入燕山，大败山戎，剌令支，斩孤竹，战后却未立即返回，而是遍访濊貊、屠何、肃慎等国；齐桓公也曾率数国之师南下征楚，却未与楚国大战，而是在召陵会盟。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而是以会盟、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，这是桓管霸业的创举。而对夷族文化传统的包容、尊重，促进了夷夏融合，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。

齐国的霸业之路与南楚北晋的以强并弱、以大欺小不同，“为天

下”而不惜牺牲齐国利益，推行起来谈何容易！朝野之间，君臣之间，国际之间，阻力重重，但四十余年，桓管从不改变初心。

桓管所处的时代，遇到的困境，以及他们的探索和努力，至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。历史映照现实，永远是历史小说创作最得意之笔。

六

创作齐文化历史小说，我一直有疑虑和犹豫。有人问我，你欣赏齐文化，可是最后完成统一大业的是秦国，一个被灭掉的国家和文化有什么好说的。我曾经无言以对。今年张炜先生赠给我十几年前他出版的《芳心似火：兼论齐国的恣与累》，里面有句话说，“伟大的文化和传统，有时候真的会孕育一次失败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”。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，的确，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也不该以成败论文化。齐国被秦灭国了，但齐文化犹在，它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洪流中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成就了中华文明美美与共、多元包容、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，值得大书特书。

七

春秋战国离我们太遥远了，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、喜怒哀乐等细节，都是我创作的难点。我虽然尽量查阅大量专业资料，但仍属业余，在专家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，对我而言可能闻所未闻，因此难免闹笑话，还请方家和读者批评、谅解。

是为序。

第一章 捷足先登

小白详（佯）死，管仲使人驰报鲁。鲁送纠者行益迟，六日至齐，则小白已入，高傒立之，是为桓公。

——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

一

由泰山而东，山脉绵延不绝四百余里后，又与南北走向的沂山脉相接，在此形成方圆数百里的半弧形山地。重峦叠嶂中，河溪蜿蜒，最终汇成三条河流，山南西流者曰汶水，南流者曰沂水，北流者曰淄水。

淄水源头，是数条曲折迂回于泰沂山脉间的溪流，合流后沿着一条长近两百里的山谷，一路向北，再汇众流。出了山谷后，转而向东，又折向东北。就在这淄水拐弯处的北面不远，枕山临水，建有一座巨大城池，南北长周制十里有余，东西宽周制九里还多，城

墙高逾五六丈，远在十余里外也能辨得清角楼和雉堞。

这就是齐国的都城临淄。

临淄城的营建者是齐国封君太公望，也就是民间鼎鼎大名的姜子牙。他是助周灭商的首功之臣，周天子分封天下，把他封在海岱之间的齐国。当时周朝国都远在西陲，海岱之间实力强大的东夷诸国需要有人来镇抚。周朝上下，有谁能比太公望更合适？因此，首功元勋太公望并未得封中原沃壤，而是就封了一个方圆不过百余里的齐国。东夷风俗独特，与中原文化差别很大；齐国缺乏大片的沃土，南是山，北是海，地多盐碱，但有鱼盐之利，且制陶、养蚕、冶炼等手工业十分兴盛。太公发现在齐国无法强制推行周礼，因而变通办法，尊重东夷的传统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。在经济发展上，则推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。尤其是在国都的营建上，太公望更是气魄宏伟，营建了天下诸侯国第一大城，为后世留足了发展余地。经数百年经营，到春秋时期，齐国已经成为东方大国，国都临淄早已雄甲天下。

一个夏天的上午，沿着临淄城东西大街，一辆三马大车由东而西奔驰而来，随着马蹄节奏銮铃叮当作响，街上行人、乞丐和兵士连忙躲避。仓皇躲闪中有人跌倒在地，但看一眼豪奢的马车和峨冠锦衣的主人，连骂一声的胆子也没了。

马车一路飞驰，到了齐宫南门前，驭者身体后仰，猛地收紧缰绳，嘴里发出“吁吁”的声音，三匹高头红鬃烈马几乎同时屁股后坠，四蹄抢地，稳稳地停了下来。门军迎上来，一手抓住马嚼口，一手拍拍马头，抚摸着马额上一拃余长、花纹精美的青铜当卢，仰着脸和车上的主人打招呼：“公孙大人，今天当卢又换了样式，比上次的还漂亮！啊，怪我眼拙，马冠、樊缨也都换了。”

驭手抖抖缰绳说：“岂止是当卢、马冠，车较、軛饰也都换了。”

门军连连点头。

马车上的主人姜无知，爷爷是齐庄公，因此人都尊称一声“公孙”。他的父亲没能当上国君，但他的伯父齐僖公对他宠爱有加，当年所受待遇与太子姜诸儿无二。堂兄姜诸儿平白多了个对手，对他又恨又妒忌，所以一登上君位成了齐侯，立即剥夺了无知的各种特殊待遇，没少给他小鞋穿。无知非等闲之辈，变着法子巴结齐侯，十余年下来，几乎成了齐侯的心腹。

“这是君上特准的，而且准许我的马车进到雉门前。你们应该奉到君令了吧？”

齐宫三重宫门，大门是眼前的虎门，二门是雉门，三门是路门。驱车到雉门，是特别的恩典和荣耀。

“是的，公孙大人，小的已经奉到上令。您不必在此下车，可一路直到雉门。”门军微微哈腰，做一个请的手势。

驭手一抖缰绳，三匹马同时起步。宫中不比大街，马儿迈着碎步，嘚嘚嘚地向着雉门而去。

望着远去的马车，一位年轻的门军对百夫长说：“这位公孙真是有一套，前些年君上还恨不得剥了他的皮，现在倒抖起来了。”

百夫长哼一声说：“世事难料，人欢无好事，狗欢挨石头。马冠、樊缨只有天子和公侯国君才配用，若在从前，他脑袋早就搬家了。”百夫长又叹息一声说，“现在老礼都不大讲究了，僭越的事情多了去了。”

“可不，我爷爷老是说，现在这世道，太不讲究了。”年轻门军附和说。

公孙无知的马车，沿着宫中青石铺筑的大道向北而行。以道路为中轴，东西两侧，按照“左祖右社”的布局，东边是祖庙，东西一字排开，共有七庙，供奉姜姓祖先；西边是社稷坛，是祭五土和五谷之神的地方。宗庙后面有空旷的广场，遇到国家危难、迁建国都、废立国君这样的大事，就在这里举行朝会，国都官吏士民都可

参加，称外朝。祖社之外，西边还有数十间坚固的库房，兵甲、齐币、锦绣、彝鼎等，都储存在这里。各库都以青石筑成，坚固无比，又有重兵驻守，关防极严——这也是第一道宫门又称库门的原因。

穿过广场，来到齐宫第二道门——雉门前。雉门比库门略小，但两侧筑有高过宫墙的阙楼，用以悬挂政令，供国人观知。无知指指腰间悬挂的腰牌，门军根本不必去验，微微哈腰点头，做个请的手势。无知跳下马车，突然从阙台后面窜出一个小军官，拦住他的去路，急匆匆地行完礼，大声说：“公孙大人，小的是连称大夫的护军，有事请公孙大人帮忙。”

无知想想，此人的确有些面熟。连称大夫去年被齐侯派去葵丘戍边，送行时似乎见过此人。

“小的受连称大夫之命前来送瓜、面君，瓜送下了，门军却不允进宫，见不到君上，小的无法复命。”小军官说，“请公孙大人看在连称大夫的面子上，帮小的说个情，无论如何见到君上。”

“你休要啰唆，不要耽误公孙大人进宫。”门军把小军官推到一边说，“你一个月前已经送过一次瓜，现在瓜都罢市了，你又送来一车破瓜，谁稀罕！库上答应收下，已经给你面子了，还要面君！真是笑话，国君是你想见就见得上的？”

小军官也自知此事有些过分，跺着脚说：“我要见不到君上，完不成将军的军令，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门军说：“要死要活随你，干我何事？”

无知摆摆手说：“要我帮忙也可以，可是，你总要告诉我，连称大夫要你面君所为何事。”

小军官说：“公孙请借一步说话。”把无知请到一边，嘀嘀咕咕说了老大一会儿。

连称大夫的妹子是齐侯的姬，在宫中不受宠，一年见不到齐侯几次。齐侯后宫粉黛如云，像连称妹子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。连

称仗着知兵，受齐侯高看，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，几次为妹子鸣不平。齐侯不胜其烦，撤销了他宿卫宫禁的军职，打发他到葵丘去戍边，当时向他承诺，瓜熟的时候就派人换防。

今年瓜刚熟的时候，连称就派眼前这个小军官，带着数车甜瓜送到宫中，并交代无论如何要让齐侯吃上葵丘军前送来的瓜。小军官费了不少功夫，据受托的寺人说，瓜是送到齐侯面前了，齐侯吃了一个，还夸瓜甜，但等了个把月，却无下文。

“你们将军的意思，让你再次送瓜来，是想提醒君上，该派人换防了？”

“正是，我们将军责怪小的办事不力，怀疑上次的瓜根本就没有送到君上面前。请公孙大人无论如何想想办法，让小的能够面君。”

无知直皱眉头：“这恐怕有些难办。你们将军有没有给君上的呈文？我可以代呈，那时候也可以借题发挥，帮你说话，君上或许能够召见你。”

“我们将军有点——”连称大夫有点倔，他认为一国之君金口玉言，何须他出什么呈文。但这话无论如何不能实说，小军官为自己的将军弥缝说，“将军的意思，只要君上记起他在戍边，就一定能够想起瓜熟而代的事情来。”

“葵丘离临淄也不是太远，地方物产又丰，又没有战事，多守个一年半载有什么了不得，何必如此亟亟？”无知有意打探军前情况。

“公孙大人有所不知，当初将军对下面说，最多一年，就一定能够回都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尤其将军说话，如同军令，怎么好轻易食言。再说，戍边向来是一年一换防，尤其是家里人丁少的，庄稼缺人侍弄，是要饿肚子的。兄弟们都准备瓜熟返都，下面怨言极盛，将军也很着急。”小军官又附耳说，“何况，远离国都，连称将军怕君上把他忘了。”

无知点头说：“我明白你们将军的处境。好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

一定替你想办法。”

小军官千恩万谢。

无知徒步进入雉门。雉门内中轴线上，是治朝的朝堂，是国君每天会见朝臣的地方，朝堂两边，分别坐落东西两室，是朝臣们候朝的居所。因为是商议治理国家的大政，因此有治朝之称。

绕过朝堂，便到了宫城的第三道门——路门。路门之内，是齐侯燕寝之地，即俗称的内宫。路门除了门军守卫，还有专门负责交通内外的寺人。寺人看到无知，连忙施礼说：“公孙是来见君上吗？请稍等，小人这就替公孙通报。”

等了一会儿，寺人回来了，说：“公孙请到路台去面君。”

路门之内，也有朝堂，是国君会见公族商议家事之地，偶尔与近臣密议，也在此地，称为内朝或燕朝，规模比起治朝来要小得多。此外就是国君燕居的后宫，夫人姬妾亦各有所居。齐国宫室甲于天下，可是齐侯犹嫌不足，别出心裁，在后宫西北，夯筑起高高的土台，称路台，路台之上又建亭台宫寝。路台的西、南两面，当初取土掘出了一大片洼地，后来蓄水成池，沿岸建有廊榭亭轩，水中有荷，又养着专门从大河中捕来的鲤鱼，成了齐侯冶游的新去处。

寺人头前带路，沿着路池边曲曲折折的游廊，走了老大一会儿，然后又拾级而上。终于登上了路台。无知被带到了一个凉亭前，齐侯姜诸儿披散着头发，穿着短袖便衣，懒散地靠在亭柱上。无知到了跟前，躬身请安。齐侯一把撩开额前的长发，说：“无知，你说你，让我安闲一会儿不行吗？午觉还没醒，你就来打扰！”

“君上，这可就太冤枉我了，前天您吩咐我，帮您想想齐国该干点什么事，让天下诸侯刮目相看。我两天两夜，吃不好，睡不好，就为帮君上出主意。我冒着酷热跑来，从雉门跑到路门，又从路门跑到路池，再气喘吁吁爬上台来，出了一身臭汗，结果得来君上一顿埋怨。”无知掀起浸出汗水的前襟让齐侯看。

齐侯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我站在亭子里，早就看到你一路小跑过来了。筑路台的主意不错，居高临下，临淄城尽收眼底。”

路台高出宫墙一大截，不仅宫城、临淄城尽收眼底，城外远山如黛，淄水奔流，系水蜿蜒，给齐侯增添不少乐趣。

“看风光倒在其次，君上雄才大略，丰功伟绩，非有此高台不足以彰显君上之功德。”无知说，“天下第一国都，配以天下第一高台，奉以天下第一国君，君上此举，领天下风气，我敢断定，不出数年，列国都将大兴筑台之风。不过无论他们筑得多高，也是步齐国后尘。”

“怪不得先君偏爱你，你的鬼主意最多。”齐侯说，“说说吧，你冒暑进宫，一定是又有好主意。”

“谈不上好主意，不过是按君上的谋略，依样画葫芦。”无知说，“齐国应当着手准备，像灭纪一样，灭掉莱国。”

灭纪，是齐侯姜诸儿最得意的事情。纪国是齐国的东方邻居，几乎与齐国同时受封为侯国。其面积与实力都不亚于齐，是几百年来齐国的强劲对手。两国更有世仇，齐国第五世国君齐哀公被周天子烹杀，据说就是纪侯进的谗言。二百年来，齐国历代国君都未忘记报仇，无奈纪国与鲁、郑等国结盟，齐国未能如愿。齐侯姜诸儿趁郑国内乱、鲁国新君初立之机，果断出兵，夺取纪国三邑，迫使纪侯逃亡，纪侯的弟弟臣服齐国，纪国成了齐国的附庸，虽保存了宗社，与灭国无异。无知的意思，纪国已经臣服，齐国与莱国完全接壤，接下来齐国就得收拾莱国。

“收拾莱国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他国干涉。”

莱国是东夷古国，虽然接受周天子册封，但他们的衣饰习俗几乎未变，仍然被中原国家视为夷国。而且莱国三面环海，只与齐莒接壤，无知认为收拾莱国无异于关门打狗，不会受到任何国家的掣肘。当然，莱国太大，无法一口吞下，首先把他们西部的国土吞掉，

逼他们把国都东迁是能办得到的。

“莱国都城离临淄不过数百里地，齐国用兵，朝夕可至，取他国都如探囊取物。国都一丢，他们只能往海边跑，大片沃野良田收入大齐囊中。”

齐侯姜诸儿雄心大起，深以为然。两人在亭中密谋良久。

“君上，从雉门进来，实在太远了，要是您再赏臣乘车进雉门，那就方便多了。”无知趁齐侯高兴，又提新要求。

“无知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多少老臣也都在雉门下车！”齐侯突然声色俱厉，“还有，我听说你有时候乘驷马招摇过市，要是追究起来，治你僭越之罪。”

无知说：“君上，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。说到这里了，我为君上不平。楚国蛮夷之国，竟然也称王了，楚王早就坐上了六马大车，那可是天子之制。与楚国比起来，君上乘六马大车也不为过。”

“这些都是虚荣，非我所关心——如果真有灭掉莱国那一天，我乘六马大车也说得过去。”

“君上，那一天一定会来的。”无知突然想起来，“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君上，今天我在雉门外还管了件闲事。”

无知说的，正是连称大夫派人送瓜的事。

“这件事，我并没忘。”齐侯说，“连称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实在不愿见他。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件事情关键不在于君上愿不愿见他，而是他行事太狂悖。对君上本有所求，可又偏偏不讲在明处，非要三番五次送瓜来逼迫君上。”无知说，“对他这样的人，必须时时敲打，让他勿忘本，勿忘身份。我的意思，应当恩威并用，先给他一番教训，等他悔悟了，再加恩给他不迟。教训他，是为了他好，谁让他是君上的至亲。”

齐侯轻蔑地一哂：“他算什么至亲！后宫这么多人，若都以至亲自居，临淄城里遍地都是至亲了。”齐侯一拍栏杆说：“赏那个不懂

礼数的军士五十鞭子，让连称清醒清醒。”

无知出宫，回到家里，立即找妻子密谋。

“今天我又在姜诸儿面前给连称拱了一把火，以连称的毛躁脾气，非跳脚大骂不可。”无知说，“连称那边，我会想办法到葵丘一趟，再摸摸他的实底。连姬那里，非你出面不可。她受诸儿冷落，早就怀恨在心。你得说服她，他们兄妹与我联手，想报仇雪耻不难。一旦事成，他们兄妹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哥哥肯定是我的心腹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；至于连姬，我做了国君，一定让她当夫人。”

夫人，便是国君的正妻！

无知见妻子脸上难看，连忙劝道：“你可不要给我吊脸子，我真有当国君的那一天，夫人非你莫属。这样哄连姬，无非是给她个甜枣，让她帮着我办事。”

无知妻子说：“非要如此不可吗？受憋屈好些年，现在君上总算信任你了，你就好好辅佐他，过几天平安日子多好。”

“哼！都是庄公子孙，他做得了国君，我更应该做。论相貌，论才能，论智谋，他哪一样不败在我手下！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无知狠狠一掌拍在案上。

转眼到了秋天。秋高气爽，野物也都吃得膘肥体壮，正是秋狩的好时候。宫中传出消息来，齐侯将巡视葵丘戎军，并到贝丘狩猎。

葵丘位于临淄之西，济水之南。葵丘东南，泲水与时水交汇处，有一片低丘，据说下面全是东夷先人吃剩的贝壳，也有人说是当年东夷造贝币的地方，总之，从很久以前就传下来了地名——贝丘。这一带土地肥沃，有成片的树林，也有方圆近十里的草坡。齐僖公时就下令圈禁起来，作为狩猎围场，同时兼种牧草。姜诸儿即位齐侯后，立即下令在这里建了离宫，方便出巡游猎。

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天空一片湛蓝，有几片云朵闲散地飘在空

中。贝丘围场的草坡，此时颜色最是斑驳，河岸及浅水中，仿佛天上的云朵飘落了下来，那是成片的蒹葭开出的白色花穗；近河的缓坡上，还露着绿意，那是尚未干枯的蒲草、水芹、半枝莲；而大部分地方已经变成一片金黄，那是当地人所称的黄麦草，高可齐腰，入秋叶茎均变黄色，草籽聚在梢头，像一小枝麦穗；金黄中点缀的枯黄、暗红，是羊草及蓬草、狗尾巴草等杂草的颜色。麦草、羊草秋后都结小穗，是马、牛、羊的上好刍秣。树林的颜色也同样赏心悦目，高大的杨树叶片已经变黄，黄栌树叶则被秋风涂成鲜艳的红色，而榆树、杨柳仍带绿意，远处那一片深绿，是大片的松林。

围场东南，也有一片杨树林，树身笔直，树皮闪着亮光，高高的树冠上，轻风拂过，叶片发出唰啦啦的声响，不时有巴掌大的淡黄叶片落下来。这片树林是精心栽植的，每一棵、每一排之间的距离都整齐划一，每排的宽度，恰好可容下一辆战车。齐侯姜诸儿华丽的四马青铜辒辌车就停在杨树林中，另外还有十几辆轻车停在辒辌车后面或近旁，驾车的马儿领会了主人的命令，都静静地站着，偶尔喷一下响鼻，或者甩一下尾巴。杨树林外，有数片荆丛，高约齐胸，叶子已经落了大半，褐色的麻雀眼大小的种籽挤满枝头。此时齐侯正透过荆枝间的空隙，向远处的树林观察。他的身边有宫廷禁卫石之纷如、心腹寺人费和仆大夫孟阳。稍远处，是驻守葵丘的连称和管至父。

他向连称招招手说：“连称，你过来。”

一身戎装的连称左手按剑，大步流星走过来。

“连称，有点将军的样子了。”齐侯赞许地点点头，“我没去葵丘军营，把你们的人马调到围场来检阅，你们没有怨言吧？”

“服从君令，天经地义，臣没有怨言！”身躯高大、双目如炬的连称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齐侯点头说：“好，这就好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，不妨对寡人直说。”